

胡文忠公遺集

胡文忠公遺集卷五十三

書牘一

長沙鄭敦謹

編輯

湘鄉曾國荃

上皖撫王清苑師

植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

前歲肅函并善化羅茂才書交門下士汪士鐸呈上  
時以視學吳會汪生樸學誦才可以助理也信未到  
而夫子已秉節皖江汪生亦挾策北上矣遲遲至今  
歉悚何已皖省爲淮服屏蔽江介要衝士秀而專利  
民逐末而倦於農大江之北刀劍以嬉囂然不靖故  
朝難治自豫河再決鄰國爲壑雖以清獻之視越鄭

公之守青猶恐民氣大傷瘡痍滿目則求治更難然而君子不更法以治者何也法因人而立貴審其宜事因境而遷貴當其可夫以今日之天下學校衰而下無實學科舉濫而士無真才負販之賈得乘君子之車六部之胥無異宰相之柄衣食忘農桑之要而野鮮力田之民政事爲財用之源而上無端本之治凡此久大之謀固非一手足之烈與旦暮之功所能撥而正之也卽目前之所謂武備緝捕刑名詞訟亦甚繇懈矣試爲吾師一一陳之以備採擇焉一武弁宜注意也 國家設立官制武轄於文而文嘗輕武

近日裕督師之敗於淞以文武之不調和也急而求之驟而繩之其無濟固宜惟先待以恩信則禮貌之間無損於威酒醴之勞無傷於財而下之身心樂爲之用此平勃之所以安劉也一標兵宜拔其尤也本朝以督撫寄軍令卽將軍之制也夫行軍之法必有左右親兵然後可冒不測之鋒而作一軍之氣韓岳之背嵬軍是也卽明史所載如楊洪家蒼頭王越之盪跳士梁震何卿馬永馬芳等均以親兵百餘人克立奇勦而滿桂之處孤城叛兵憚其家卒成梁之蓄健兒異日皆爲將帥此蓄養之力然蓄養則貲費

不易惟有簡拔兵丁優以餼廩如戚繼光譚綸遺法則可以收練兵之效矣一州縣之疲玩宜作其氣也公文絡驛大抵絕不關心付之幕友書吏之手卽迫於程限亦且含糊上復耳惟擇案之緊要者諭以手札明撮其要直抉其隱示以處置之方責以稟復之日公文同而手札專則有不敢輕視之心公文嚴而手札親則有不忍膜視之心嘗見一老吏言生平所畏惟此明相張太岳之鼓動人卓然爲救時之相者亦惟此耳一捕盜宜定以日程也先以手諭令有案者聞報姓名無案者訪查巢穴寬已往之罪嚴諱飾

之科復自置冊登錄分日分起責令拏獲敘功月計  
歲計而賞罰定焉卽有不肖而怵於別案發覺大憲  
訪查其不用力者鮮矣一親兵可遣捕盜也有所訪  
聞約道里之遠近而給書函若干到第一驛開二驛  
之封以次至境可無漏洩彼恐中途改委必不敢預  
折到境之封而地方聞大憲專緝不敢不效協拏之  
力且遇事觀才默授以方畧之要積功得賞復可爲  
簡拔之階若輩職小卽到州縣所需幾何設有犯罪  
之人却有制罪之法天下固無無弊之政惟視用之  
何如耳廣漢翁歸其發姦擿伏蹤不免鉤距之譏要

非無補於治術也一詞訟刑名宜限以日程也案牘之起一人投狀十家爲破官揣其肥瘠而食焉膏脂幾何徒飽衙蠹其或優柔寡斷濫收於前而積壓於後有案厯十數官而不結者是宜嚴立課程限其摺報別置書記掌之分日分起札追結報與捕盜同一胥役宜嚴懲也此輩狼吞虎噬爲禍最烈皖省某縣差役號稱一案到官差先納錢請票官以爲肥而差役之豪侈肆虐甲於他省此皆在所宜革也一懲貪汚以厲節也國家之敗皆由官邪近日風氣似乎太法小廉矣而實不能然巧避其名而陰取其利市於

事前而償於事後大約與者雖強出而不能怨受者  
直以爲禮義矣卽如我朝之臺灣西域川楚教匪  
皆因官吏貪婪職爲厲階我朝承前明之制其有  
亂民而無叛官雖百世可知矣然民亂必由官貪使  
早劾黷貨之人豈不賢於十萬兵哉彼一家之哭何  
如一路哭耶一勤接見以廣耳目也日坐廳事門無  
畱賓專意詢訪集思廣益卽使縱橫謀士射利營私  
而明鏡在空本無成見正未可因噎而廢食也凡此  
皆率卑無甚高論以老夫子之德量涵古經猷冠時  
而林翼顧沾沾爲此者土壤不擇泰岱之高細流不



捐河海之大工賈進規矐矐獻頌况林翼之受知最  
深者乎直陋無文伏乞鑒察誨訓

致廣順但雲湖丈

明倫

十二則

丁未

一貴州知府有自理地方則詞訟案件首當盡心盡  
心之道莫如使蠹役無所藉手擬放告日當堂收呈  
或準或駁卽時批明榜示已準者具呈時兩造均到  
卽諭令批呈事畢本日卽爲訊結無庸差喚一被告  
未到查非顯然犯法不致逃匿之案卽於呈尾批令  
中證約鄰轉飭被告定於某日某時自行赴質以免  
差傳並聲明逾限不到立卽差傳原告不到卽行銷

案一必須差喚之案分別道里遠近人數多寡事由難易限以到案日期收呈之日卽時出票籤差詞訟案件一票一差逾限不到將差分別懲處仍自立號簿每日稽查一中證不干緊要卽行刪除名姓仍標明某某不必到案字樣於差票中總求少喚一人卽可保全一家中證有未盡到而案情已無遁飾可結卽結不使拖延至呈詞已滿者尅期必審不準和息一差票內擬粘連章程數條如不準鎖鍊不準私押人證多帶白役等弊使鄉愚一目了然則棍蠹之恐嚇訛索庶可少戢人到不問何時立即稟明不得在

外羈押致滋勒索且免在城訟師代爲設法如差人  
不如限到城及到城不卽稟到者如何盡法懲差準  
被害人鳴鑼喊稟或當堂面稟卽能明察無遺一貴  
州白役最多石阡一府最僻最瘠白役尙數千人此  
外各府已可概見似可約畱十餘人及數十人并榜  
示鄉城載明榜上無名均非官役畱者籤分名次以  
次差遣仍令五人互結取具連環保狀以免逃匿其  
裁汰之散役不致別滋事端否有緊要大案須差之  
時不致爲差役所動搖否一命案之擾害閭閻其禍  
尤烈擬命案到後卽刻查問初供不分風雨早暮帶

件作刑書皂役各一名轎夫四名馬一匹路遠或被  
褥及鹽菜飯食一肩近則刪去其不得逾十名每名  
自發飯食錢文家人差役一概不帶一切陋規概行  
禁除所帶夫役件作卽隨身傍可免在外滋弊兇手  
飭差同鄉約鄰證挈送酌量優賞自盡及希圖拖累  
之案酌予懲處似於地方可免滋擾惟緝挈兇手如  
何而能迅速無誤程限尙須隨地審察一盜案與其  
用捕不如用民捕利盜之財則匿之惟恐不深民惡  
盜之害則除之惟恐不盡然民恨賊而每畏賊非畏  
賊也畏官耳送賊需費又不卽理苛求細故問擬擅

殺擅傷制縛諸法又或賊口誣攀事後報復種種刁  
難恩賊仇民則除害而先受害惟有裹足不前忍氣  
吞聲而已矣誠能予民以制賊之權洞察民隱力除  
陋習仍嚴防挾嫌妄攀誣陷等弊則盜風亦當少息  
一昔人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况我 朝深仁  
厚澤大德曰生內外問刑衙門均以民命爲重殺人  
且不死而盜賊更無論矣彼知破案而罪不過如此  
則其膽益壯昔漢帝治盜使盜自相捕斬而紀文達  
說部中載一婢主使工作尾綴盜後盜返卽返盜行  
卽行天未明而盜已委棄所劫贓物此誠知盜賊之

情狀者矣可否仿其意以偵察窩頓一保甲團練第一良法亦可爲第一弊政何以使城鄉軍民不費一文不見一役而自能成功一苗民之才詐者須加嚴處而江西四川湖廣客民之百端盤剝實爲大害何以兩得其平共知感懼一州縣公事有廢弛躑躅不振者何以作其氣其例設循環簿向歸巡道提查知府可否一併提查此外有何鼓舞歆動之法如何而可按期催結照例遵行以上各條皆入仕淺陋之說總之勤快耐煩而民之枉費錢文者必少或疑如此則煩難瑣碎不知官果能刻刻以懲蠹愛民爲念則

期月之後獄訟自然少息煩難瑣碎正以求簡便法  
門耳愚昧無知伏乞分條訓誨永爲遵守

論貴州境插花情形啟

戊申

竊以貴州境內地多插花安順尤甚林翼妄不自揣  
思欲逐一察清爰擬章程彼此移易歸於至當謹先  
陳愚管仰祈訓示如蒙允準再行縷析繪圖陳說呈  
懇咨部改撥以正經界以便官民查貴州所謂插花  
地者其情形約畧有三種如府廳州縣治所在此而  
所轄壤土乃隔越他界或百里而遙或數百里之外  
世謂之插花卽古所謂華離之地也又如二壤本屬

一邑中間爲他境參錯僅有一綫相連世亦謂之插花卽古所謂犬牙之地也又如一綫之地插入他境旣斷而復續已續而又絕縣縣延延至百十里之遙世亦謂之插花卽古所謂甌脫之地也而貴州所以多插花者其故又有三貴州之郡縣一因乎明之衛所一因於元明之土司一因於剿撫蠻苗所得之土田明之衛所本以屯田爲實壤而屯田亦有星散四出之地國初諸公徒取其城治相近者卽并爲一邑未暇一一清釐所以州縣地多插花其弊一也土司之壤或承自唐宋或扞於元明厯世旣久彼此侵



奪本非畫一之規及其獻土也則舉其所有而歸之於州縣不暇一一爲之分析所以州縣又多插花其弊二也征討之法或用雕剿則平一姓而兼平數姓之人招降之利必聯族類則降一寨而兼降數寨之人當其創制州縣輒以一時所獲田土歸之一邑所以插花愈多其弊三也三者之弊皆因戡定亂畧之時未暇深考而其流弊乃百出而不窮姑卽弊之切近者言之插花地有離本治二三百里而離他治未百里數十里者民之輸將也不於其近而於其遠期會不時資斧旣竭遠來負米勞費可矜士之應試其

弊亦然命案藉遠地而遲延盜案因交界而推諉姑  
無論矣卽尋常詞訟牽連他屬者十之四五輾轉關  
移百無一應官之所謂小事卽百姓之所謂大事羈  
候日久旣無以恤其貲財證佐不齊又無以剖其曲  
直厯數年而不見一官厯數官而不得一審往往釀  
成大案此其不便於民也肘腋之下皆他境之民臥  
榻之傍悉他人之地其所應教誨應整飭應修明應  
捕逐者皆遠在數百里之外府廳州縣號爲親民之  
官欲其出入可見咨詢易及耳乃所親者在遠而所  
不親者在近縱有畱心民瘼之良吏亦限於聞見而

莫可如何追呼不便公事掣肘此其不便於官也然  
亦有所甚便者則刁劣之生監與擾害之棍徒耳而  
盜賊爲尤甚盜賊成羣結黨必於插花之地糾察之  
所不及摘發苦於所難吏胥以別境爲攬塞之詞州  
縣以關移爲遷延之計卽有任事之員遵奉道光二  
十一年申明 聖訓不分畛域而平日之耳目不  
習卽臨時之呼應不靈戶口阨塞非其所知鄉約寨  
頭非其所轄則越境捕盜之難也其狡黠大盜甚則  
結交各屬吏役此邑見捕歸於他邑捏情希脫賄弊  
多方漠不關心者旣涉因循因以盤利者更虞袒縱

是又公文關移之無益也凡此各弊相沿已久而不敢輕言更張者則恐吏胥之因緣爲奸更恐州縣之肥瘠不定耳然使官不擾民自爲經理就疆域之形便而截長補短卽錢糧之會計而益寡裒多不更易州縣之名不增減糧賦之數則民情當必帖然而吏治實爲大便姑卽安順而論之安順領二州三縣而知府及同知通判皆有分地是名爲五屬實八屬也八屬之中插花無慮數十處其最多者又莫如安平鎮甯安平居府城之東少北鎮甯居府城之西中隔府屬及普定形勢本不相連而此二州縣之壤割裂

交錯幾無整段畧而言之蓋二邑各離而爲三其與安平城治相近者則爲五所及柔東三排五所者明代平壩衛之故地柔東三排者明代柔遠所東偏之故地也五所三排聯聚一處東西相距九十里南北相距八十里東北一綫接清鎮之蘆荻哨西南一綫接普定之石板房爲驛道近旁之地而環其南北者皆鎮甯插花地此安平之正壤一也柔西三排在安平之西北七十里北負思臘河河之南數里有齊伯房城卽明柔遠所之故城也三排所亦卽明代柔遠西偏之故地其地東西相距二十五里南北相距三

十里東南西三面多爲鎮甯插花地所環北又貴筑羊鵲塘茅草寨及大河十三寨環之自柔西至安平必出鎮甯插花之境此安平隔越在西北之壤二也又有西堡十二枝者本西堡土司之故地原屬普定康熙五十五年始改屬安平其地在安平西北二百里東西相距七十里南北相距六十里跨沙家大河之南北二枝在河北十枝在河南沙家大河者卽思臘河之上流也是河自郎岱之黃沙渡流入西堡之六鵞枝爲陰隲渡貫十二枝之北境行三十里至樂東渡出西堡境又隔二百里至邱哨渡始入柔西之

境復爲安平地其閒蓋爲郎岱普定鎮甯平遠之地  
所隔越也若自西堡入安平必假道普定之定南里  
及鎮甯之蒙楚諸枝此安平西北絕越之插花三也  
至若鎮甯州之三壤則附州城諸枝一也安平以北  
諸枝二也安平以南諸枝三也鎮甯附州城之地爲  
東屯枝爲西屯枝爲郎洞枝東西相距約五六十里  
南北亦然此爲鎮甯之正壤又有木岡漿水阿破三  
枝在其北東接普定之定南里西接郎岱之羅別汛  
雖爲普定之腰鋪水母塘所隔而阿破枝之北古寨  
越在沙家大同之北毘連平遠以其大致尙與鎮甯

治所相接續即可謂爲鎮甯之正壤此其一齊伯房  
枝居安平柔西之東而公具蒙楚二枝又居其西其  
南三枝大勢環接然在普定定南里之東不與州北  
之三枝相連又橫梗安平柔西之中爲鎮甯隔越在  
東之地此其二上九枝中九枝下九枝居廣順州之  
東安平之南而南聯歸化廳西則本州之隴革枝東  
則本州之華楚枝諸枝大勢相聯團聚一處爲鎮甯  
隔越在東南之極境此其三大抵二邑之六壤或數  
寨旁出或半枝隔絕非親履周詢不能縷析也其他  
若府屬之與普定則府屬之五起十三枝與普定之



五里五枝往往交錯大約縣境居北及西南而府境在東及南縣境自城而北直屬於三岔河則本明定南里之故地又自城而西南直接乎歸化則五枝之地本甯谷司所改也其四里居驛道之旁者則普定衛之故地也大勢尙相連接然又有東出二百餘里遠在鎮甯華楚枝之旁而介乎貴筑廣順之間者則爲尅坐場府屬之五起本爲安順舊州之地其餘十三枝則安順舊軍民府之地也十三枝參錯勻布自東而南而西薄乎縣屬之甯谷五枝而止然又有水西莊在鎮甯之西南三十里蜡蓬寨鎔出安平堡唐

基堡之東錢唐堡錯出安平猪槽堡之東亦府屬之  
插花地也卽岱歸化二廳地頗連屬蓋畫疆在雍乾  
之際其時司事者畱心疆域故無遺議清鎮雖併聚  
在東北一隅而貴筑之穀上穀下二里袤六七里廣  
且百餘里又有羊鵲塘舊人寨茅草寨若絕若續與  
之橫亘其中居二穀之北者爲鎮里安里明故鎮西  
衛之地居二穀之南者爲清里定里明故威清衛之  
地永甯雖集處於西南之一隅而其地本偏遠州城  
及打罕一馬沙營頂營募役三司六保阿果二枝皆  
居北盤江之東樂運樂壩樂舉八大朵萬播西邕便

邑由八十石石灣寨下募役十一馬 又在白水河

之東惟江外金井之地則居北盤江之西外界貞豐  
地復荒廣爲盜賊聚萃之區凡此皆諸屬插花之情  
形也又攷西堡去安平遠而去鎮甯近齊伯房公具  
蒙楚上九中九下九隴革華楚八枝去安平近而去  
鎮甯遠若舉以相易實爲兩便他若穀上穀下之當  
歸清鎮江外之宜併貞豐則又事關外郡不敢輕議  
也又查齊伯房之應納正銀凡九十二兩八錢七分  
七釐原糧八十石七斗四升八合三勺公具枝之正  
銀二百四十八兩一錢一分三釐原糧一百九十二

石零九升蒙楚枝正銀二百一十一兩三錢九分二釐原糧一百六十三石六斗五升二合上九正銀二十五兩九錢八分五釐原糧四百九十一石一斗中九正銀二十九兩四錢五分八釐原糧五百七十石二斗九升六合下九正銀二十兩九錢三分原糧四百零二石一斗七升隴革正銀一百七十三兩五錢四分三釐原糧一百三十四石三斗四升三合華楚枝正銀三百八十二兩一錢九分五釐原糧三百零二石八斗一升五合統計八枝共銀一千一百八十四兩四錢九分三釐糧二千三百三十七石二斗一

升四合三勺又查西堡秋糧米共四百十二石七斗  
一升七合三勺又諸色銀共七十兩六錢二分九釐  
七枝之米多西堡且六倍銀多西堡十五倍此爲不  
侔之數而實則西堡肥而七枝瘠二邑恐不能從也  
仍當察核地界酌其相宜一一比較方爲愜當此林  
翼所爲欲逐一察清安議章程者也

上喬見齋中丞

用選

己酉

鎮遠一郡水火盜賊事事可慮水火限於地利旦夕  
難以圖功盜賊以黃平台拱爲最多施秉天柱亦甚  
不靖高山革夷山丙沙邦四寨其最著者也其旁村

若黎樹坳卡榜白洗梭衣坡亮擺桃樹榜牌坊寨老鼠寨甕谷隴毛栗坪新寨黑寨青岡窩小米山樓梯坪冷水衝等處皆盜勢滋蔓革夷分上中下三寨共七百戶不盡皆盜現已分別良莠密冊登記高山五十八戶只三戶不爲盜其餘各寨良民尙多莠民十之二三其情狀或分或合忽聚忽止勦辦一層無論兵不得力將不得人必致債事且官甫出而盜先逃官甫歸而盜仍聚輕去則損威空歸則玩寇竊恐於事無濟即使倖而勦殺亦恐良莠不分旣傷於仁奸惡倖免復傷於義益殺人而不當其罪不惟不知感

尤不知畏也况林翼密察地圖革夷三寨勢甚懸延  
箐林幽險深入既恐失機圍擒恐難周而高山孤聳  
峭厲高逾數里礮力不能上攻人力不能幾及而苗  
人滾山騫澗則處處可通近日官心兵心人人浮動  
一人受挫萬隊先奔地利人和兩無可恃又何敢輕  
言兵剿耶身歷其境始知其難計惟有以民衛民而  
使賊之無可入以盜捕盜而使盜之自相疑添卡哨  
以巡防購綫眼以追捕信賞必罰威信兩明其團練  
招募雖有流弊而勢逼處此不能不行天下蓋無無  
弊之政惟有隨時補救隨時策厲耳

致台拱令陳竹坡

作一日官盡一日心力潦草固爲罪粉飾尤大罪也  
山丙之事盡以奉託欲弟助力弟必如教弟之來此  
以承乏耳多則一年少只五月然京兆五日之念所  
不敢存擡槍乃利器無論賊之大小得二三十門必  
可盡力莫輕於前莫餒於中莫懈於後上邊意旨不  
必揣摩能辦賊乃能省事能振作乃能靜鎮事上以  
誠意感之實心待之乃真事上之道若阿附隨聲非  
敬也

致黃平徐牧



手告並知阿黨香掘已獲從此定有眉目非兄見事之勇布置之密何能如此仁勇智信缺一不可此岳軍之要言也府役三十人無一可用者皆老弱疲癯且生兔死狐悲之虞意欲稟請擡鎗二十門鳥鎗三十門刀矛二三十名加以劈山礮可以仰攻三里似乎軍器乃能得力惟非計出萬全亦不敢輕動人言盡欲遲緩美其言曰鎮靜其私爲弟計者則曰得過則過得推且推不過五日京兆之見弟自問志氣尙不至此昔明季有一副將胡從儀在此捕盜立功其法以卡房巡哨爲主親身督巡或晝或夜或東或西

人不能測其所之故卡房哨兵不得休息賊來以礮  
爲號故四面圍擒無一脫者近日人心可笑可恨一  
人受挫千軍皆奔賊之撲我其心頗齊我之覓賊其  
心最懈且又思得其財物以自肥宜賊盛而我衰也  
紀律斷不可不嚴策應斷不可不備緣賊勢有日增  
之人而我兵一無後勁則必敗也

致天柱令魏將侯

天柱糧案情同化外斂錢聚眾愍不畏法兄言該處  
士民深知悔罪如果真心悔罪必將糧米照舊上納  
必將殺差兇手緝送必將唱首滋事之眾人先行投

首方可施一綫之恩竊恐兄之所謂悔罪者不過爲緩兵之計也尙祈切實查明毋失事機

致魯參軍春圃

閣下此行冒不測之險建非常之功其勞力費財人猶知之其恩威並用勦撫兼施人不得而知之弟知之而不能言且不能畱深自愧矣至前後手縛十餘盜並首先挈獲楊姓案內應斬應梟之巨盜六名乃恐人心之不古遂至讓美而不居見識胸襟俗人所不知庸人所不肖而弟則深抱不安矣

致天柱令

近來聚匪之多者無過永昌彌渡乃初次彌渡打仗咸甯鎮兵不過三千人殲除回漢匪徒幾及萬人永昌漢回聚匪多於彌渡數倍軍威所及竟不煩兵力細送巨魁二百餘人可見烏合之眾其理本不順其勢必立窮此上年之明證也卽如聚眾鬧糧之案其最大者莫如湖北崇陽湖南耒陽崇陽之罪魁爲廩生鍾人傑聚眾至二萬人兵刀火藥不計其數而大兵一到立即就擒鍾人傑乃有名行善富戶招聚匪徒最多然而自發兵以至蕲事不及二十日而鍾人傑已寸磔街市矣又如二十五年耒陽之罪魁楊大

鵬聚眾數千人軍器數百件居然與官抗拒時知府  
爲高公人鑑調千總外委數員帶兵不過四百人卽  
將首從各犯拏獲數十餘人凌遲斬梟卽時了卻楊  
大鵬係富戶秀才身死家破其情可惡其愚亦可憐  
天柱滋事劣生刁民等其罪尙不致如鍾人傑楊大  
鵬之甚卽如楊森龍如璋等到府供認不諱弟意將  
來定案必爲破格施恩予以自新之路

致魏將侯

庚戌

三月十六日清江顧倅抄寄鎮遠朱甲翁及閣下所  
言天柱黎平開泰清江匪徒情形通稟稿稿內所言

匪徒結拜弟兄聚集百十餘人擄劫村寨持有火鎗  
又稱在黎平開泰之皮所地瑣龜尾溪又稱須再查  
何屬之地卽此可見閣下之情形尙未深悉矣又稱  
須堵剿楚匪俟軍務事竣再行辦理又稿尾開列通  
稟督撫藩臬字樣弟反復思之可商處甚多如稟稿  
業經徑發則禍患方始矣若猶未也尙可從容詳愼  
以俟其成功實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謹逐條開陳  
以備甲翁及閣下之採擇焉一楚匪入黎境弟於二  
十日到黎平其時賊擾於外兵譁於內言利則勇赴  
敵則怯欲安內乎欲攘外乎禍患之萌不僅禦侮之

難也幸賊於二十三日竄出而兵亦漸定卽此可見  
不教之兵將有不戢自焚之勢遑問殺敵致果耶此  
時賊去漸遠而兵不能撤糜國帑而誤農功卽楚匪  
一事而官民已焦爛不堪若再言用兵則兵連禍結  
將無了時其弊一也一凡辦事不外孟子天時地利  
人和三端言天時則農功方始蒲杏初開用兵則誤  
農民食旣虧本實先撥已亂者未知何日蕩平而未  
亂者方且竊愁生變此則天時之不可也言地利則  
閩下及鎮遠朱甲三黎平淡海珊均到任未久恐要  
隘形勢尙未能周知此挈彼竄朝東夕西賊行如鼠

兵行如牛以牛捕鼠必不可得兵少則必拒兵多則  
必逃勞師糜餉終無了時昔馬新息聚米爲山虜在  
目中故能得隴望蜀其征五溪蠻則地利不得其要  
故功效遲而讒慝因之而起伏波尙如此况我輩乎  
弟於革夷山丙之事上年閏四月署事至八月交卸  
畫圖將及百幅攷證察訪將盈百人故於要隘之處  
險僻之區土人所不悉者弟已盡知之正月初六日  
約期而會分布周匝實已得其要領然猶不免竄逸  
也猶不免曠日持久也此地之東西南北弟且不悉  
卽朱淡兩郡守亦恐未悉奈何輕言大舉此地利之



不可也籌商合辦即使人人有必操之勝算尙恐臨事有誤況未必能如我意其調兵以助聲威則將官以下必須選擇而後行意中可用之官并有幾人耶此人和之難其弊二也一執事所言之匪徒卽黎平之郭繼明姜大五等數人糾約羣盜正月閒曾投入楚匪疑而不收每人給錢二百文旋即散去此時黎平大兵雲集該匪亦驚疑奔竄所以潛至清江天柱邊界固非清江之匪也鄙意此等匪徒本是盜賊非真能叛逆也緩之固難圖急之則生變其理易明此時楚匪若剿滅無遺則該匪亦聞風落膽若以不教

之兵不習之練不熟悉地形之官吏猝而乘之萬一  
賊匪得志則膽氣必張禍患方始鄙見軍務之後若  
輩必散歸原巢畱備賞需銀兩密囑地方官設法擒  
治卽每名賞及千金猶較大舉爲得計爲省費況不  
須千金耶且殲厥渠魁則餘匪不足平也若擘辦而  
不得手竄楚竄粵是將授人以話柄其弊三也一辦  
事必先自度必勝而後稟聞請示更須量同辦事者  
之均可必勝而後會令大舉此次若徑稟大憲在中  
丞近在本省鎮靜安詳必有先機指示之處設非中  
丞之鎮靜安詳或據情入告或親自督辦彼時問原

稟者要賊何以應之勢必強殺數人冒功虛報以爲  
了案地步其貽害於國計民生何窮其弊四也一辦  
事不外用兵用民用役之三途兵不可恃無智愚皆  
知之新任之官恩信未孚民不可恃黎平府無幹差  
天柱尤甚且恐其與盜通情則差亦不可恃姑再遲  
回物色綬日久之必可得手又於暇時選擇武弁聯  
絡鄉民挑選差役則三者又均可化無用爲有用若  
急切用之徒然僨事其弊五也一此次藩庫已形支  
絀而營弁仍多缺望若藉此軍需以辦盜案其費不  
少不如畱此經費以交地方官臨時購募費半而功

倍矣蓋捕盜則支應可省而軍需則應接不暇且驕縱異常其弊六也一凡辦事首在得人尤須持重譬之李廣射虎度不中不發迺能除盜迺能用兵此等盜匪其著名者無多若地方官盡心盡力必可設法擒之但患不誠心耳誠則金石可貫鬼神可通不比革夷山丙之負險不服兵差不敢入其巢穴也若輕舉妄動設使傷官傷兵則賊醜必然頓起此地處處與楚粵交界一時不能了辦楚粵受其擾害則愈裹愈多楚中入奏粵中又入奏責備歸於黔省是又楚匪之續耳其弊七也一地方之事以十萬兵而不足

者以一二良吏爲之而有餘卽如湖南曾匪始事其  
巨魁不過三五人若得一二循良之吏了此數人何  
至貽害若此又如永昌之事其始不過羣盜耳因地  
方文武不得其要領不別其良莠始則輕躁而以盜  
賊爲戲繼則退縮而懼寇如虎其無事之時見罪囚  
則涕泣不食一味寬縱若至仁者其有事之時則縱  
兵殺民以當賊若至勇者宜其愈逼愈多永昌爲十  
年之害新甯爲三省之害我省當以此爲戒若不設  
法用計老成持重一舉不勝害及十年禍連三省其  
弊八也總之此賊因未卜楚匪成敗如何故觀望遷

延相聚爲盜若楚賊旣滅此盜必散散則設法擒之  
每巨盜一名以一千金購之亦屬有益緣巨盜有限  
而餘匪又不值一購也若大舉則未見其益通稟尤  
萬萬不可行愚見如此以執事胸有千秋愛民愛國  
望度力而審行必養威而持重卽使將來購擒未獲  
而處處畱心則人心旣孚地形亦熟俟農隙之餘尙  
可審定會辦也區區之愚尙乞諒之是幸並求  
與朱甲翁顧賦亭商之切切

防剿賞罰支應條規

一防剿匪徒以古州清江之上下烏沙爲一起以雷

公山之附近五廳村寨爲一起以丹江台拱各寨之多盜者爲一起查烏沙之毘連則古州清江丹江台拱均爲緊要卽須將各處緊要隘口按羅盤指定方向詳悉繪圖貼說飛速專差寄示送交古州營其賊匪出入必由之山梁路徑尤須訪察的確以便預爲堵截庶不致臨事失措其雷公山之附近廳州縣各緊要隘口及盜賊出入必由之路盜匪平日藏匿之高坡逃竄之山梁均須確切查明用羅盤指定方向分別東西南北道里遠近何處可設防如何堵法何處可進兵如何剿法繪圖貼說一二飛速專差函示

隨時送交敝府行營務求確實的當明白指示是爲至要至丹江台拱各寨之應防應捕及其餘州縣一切應防應堵之處均期照辦 一此次大憲密飭不準漏洩一字敬乞嚴密示知 一大憲志在除害其地方獲盜仍必切實詳明其盜供確切而詳報窒礙之處必當設法辦理仰窺憲意必不追究已往惟以現在是否出力獲盜之多寡爲定 一都勻府屬廳縣與鎮遠黎平均屬鄰境而丹江入寨尤爲盜藪切近憲札雖未提及業經敝府另行稟明應密飭各屬一律會籌防剿 一負隅固守之賊易辦忽現忽隱



出沒無常之賊難辦今所辦之賊果有巢穴乎蓋皆轉徙無常此挈彼竄者矣甚至有出而劫殺入而耕耘貌似良民者矣此而欲以孤軍剿辦從何處捕風捉影再四思維非行保甲斷不能露出賊蹤使匪黨不得潛匿非力行團練斷不能齊一民力以守望遏其奔逃卽令臨陣畧有斬獲而漏網者多不旋踵而復熾勞師糜餉年復一年其若之何爲今之計宜急選各公正紳耆立爲鄉正團長授之印簿使速辦保甲團練方與此日剿盜之事有裨並爲他時善後之謀立本一賊本烏合易與一經剿殺急切勢必遠

颺不東走楚則南走粵耳其逃逸之路水路最便山僻小徑次之清江大河通楚古州大河通粵凡二河經過地方如施秉清江台拱古州都江下江永從等處各文武官務於要隘處設立水卡每卡守丁以二十名爲率夜施木欄以防偷過晝閒盤詰盜匪如敢拒捕準其格殺不問生獲殺斃果係真盜卽照陣前之例一體頒賞其守丁口糧鹽菜準於公項報銷至山僻小徑爲賊往來必由之路者可責令附近村寨設卡防守果能擒斬真盜其賞賜照水卡辦理一賊之米鹽子葯皆陸續取之民間苟非嚴斷接濟何

能使之坐困但賊往來無定蹤棲止亦無定所其貪利而接濟之者到處多有既難盡防其迫於力不能敵勢不能抗姑且順承苟免目前者更無寨不然尤非官府所得周密而遍禁然則欲斷接濟將何道之從乎仍須以保甲團練爲本基保團行則彼有所貪而接濟者察以眾人之耳目必將無術可逃卽有所畏而接濟者恃有合款之協同亦將反顏相拒保團之爲益大矣哉凡我同人切要從此著想 一敝府之練勇每隊有各色印旂每名有黃布印帶繫於肩上中刊勇字又有印花腰牌凡都勻鎮遠府廳州縣

分縣之練勇苗練請一律指定旂色號記先行專差送到古州大營知會速速盼切 一地方所獲盜犯除臨陣斬殺及格傷外所有應行解省之犯積至多名卽由委員備文徑申臬憲交附近地方官派委遞解至前站又派員接遞各地方官不必預籌長解之費其犯供案情不必慮及窒礙難辦總以除盜爲本計不至波累擾害有傷官吏也 一練勇兵丁臨陣退縮及託故不前者斬 一練兵擅離指撥之防所者斬 一練勇差役兵丁夫役除日用柴薪稻草準其採取外如有擄掠良苗財物牲畜者斬 一各地

方匪徒假冒練勇差役兵丁名目訛詐良苗擄掠財物牲畜者斬 一練兵差役姦淫婦女者斬 一妄殺良民冒稱賊匪者將殺良之練勇兵丁即時斬首梟示仍將其本管帶練官本管帶兵官先行稟揭參辦 一臨陣殺賊無論殺斃生擒得首惡一名賞銀五十兩得次惡一名賞銀三十兩得夥盜一名賞銀十五兩 一地方各寨民苗解送盜匪無論殺斃生擒首惡一名賞銀五十兩次惡一名賞銀三十兩夥盜一名賞銀十五兩 一地方各寨民苗擒斬盜犯或送軍營或送附近衙門卽行發賞不許稍遲片刻

一地方各寨民苗送盜於附近衙門者該衙門各官由公項內支給賞銀其民苗所送之賊卽敘明各地方首先之功 一被盜殺傷者驗明實係面傷分別賞卹輕者酌量給賞重至支體殘廢者賞銀二十五兩因傷斃命者賞銀三十兩 一首先勇敢殺賊受有重傷或傷斃而大軍因此齊進大獲勝仗者賞銀一百兩仍厚卹其父母妻子以倡勇敢而示優異 一兵丁練勇擒斬巨匪多名實在尤爲出力者除按格賞銀外並詳請超拔給予官職其武弁及文武紳衿尤爲出力照軍功例詳請保舉 一各地方官

所轄本地苗民由各地方官指撥總要隘口距賊巢稍遠者設卡防守其盡心盡力者酌賞牛酒銀兩以示鼓勵以資盤詰 一各地方最要關隘與賊巢最爲切近者必須各地方官親帶苗民團練圍守緝捕每名日給米一升錢三十文其管領之土司通事每名給米一升錢五十文 一各廳州縣自募練勇照各衙門原募之工價支給 一所調防守屯軍每名給米一升錢三十文總旂百戶準此 一查定例營兵在本境本省防剿向不支給鹽糧此次從優每兵一名給米一升銀三分 一書辦向無工食每名酌

給錢一百文 一總役每名給米一升錢六十文散  
役每名給米一升錢四十文 一武弁千總以下每  
弁日給米一升銀一錢備千總準此都守以上職分  
較大如有協防協剿之事自行捐辦 一總辦委員  
之練勇兵丁其口糧支發及各項用費隨營動支仍  
報明鎮遠府查核其鎮遠都勻黎平所屬廳州縣防  
剿之兵練差役口糧鹽菜及犒賞獲盜之費各於該  
管本府公項內稟請支給事竣報銷 一兵丁不必  
多調而火器火藥必須向營中借用稟報各憲施行  
胡文忠公遺集卷五十三終



胡文忠公遺集卷五十四

書牘二

長沙鄭敦謹

編輯

湘鄉曾國荃

修堡各條事件啟

咸豐二年壬子

敬稟者粵匪自永安竄出後逼近黔省黎平沿邊修築土堡用土用民協力防堵情形卑府業已稟報在案仰蒙大人先事籌維當機立斷兩次發帑銀八千兩已經先後奉到開支疊蒙憲台發下鎗礮子藥均極充足運赴各堡備用又陸續自備數百門慶參將又預備火藥數千觔現已足資戰守之用其餘木礮

木弩竹箭竹將軍之屬可用以埋伏山谷斷賊來路者均已設局製辦足資敷用現又探桂林解嚴賊匪竄至興安全州一帶去楚較近去黔稍遠惟大股暫爲遠竄而小股又復蜂起聞象州城內被另股土匪焚掠一空融縣之長安墟亦有賊匪數百攔河搶擄三月二十三日該處鄉民糾合敲頭練勇戕斃賊匪多名敲頭係廣西懷遠縣地有居民五百家與黎平之靠頭同名對隔一江近聞賊匪招集夥黨佔踞長安街市商民紛紛逃避聲息傳至敲頭居民畏其報復亦欲幫徙昨據粵省生員張華山張士清王之珍王瀾觀等稟請給旂自願聯絡葛

亮寨青旂寨福祿塘敲頭街市共築一堡於對岸互  
爲救援又懷遠之古宜地方去黎境六十餘里亦有  
賊匪一股與民苗數千互相械鬪賊稍創敗尙未撲  
滅竊恐粵界土匪之滋擾正無了時而黎平之防堵  
未可鬆懈

卑府

馳至靠頭堡中督同署開泰縣令署

永從縣令及委員紳士等操習練勇晝夜巡守並會  
同營員帶領兵弁一體嚴防目下土堡已成靠頭八  
樂俱係連築三堡中建礮樓哨樓並攔江設木筏混  
江龍中畱關門守以哨船另備八漿小船二十隻以  
資巡緝又於與古宜就近之牙霜築堡二座堡大小

暑殊大約每處均可駐紮兵練二三千名其形勢則均包乎丙妹下江永從黎平之外而又截其下流也其餘下江開泰各處隘口均已分委興築卑府因聞長安土匪不靖卽駐靠頭偵探防守暫難分身謹將目下賊匪情形與堡內防守支放章程恭肅蕪稟開列清摺伏乞鈞鑑至將來如何斟酌變通之處自當隨時具稟

謹將擬築土堡章程款目開列清摺再查八樂八枕牙霜靠頭均臨黔省極邊民寨在其腹內地勢極爲扼要僅恃民力民貲必難集事謹擬官民並守之方

伏祈鈞鑑 一每堡官房三間 一每堡平頂土房  
土庫三百間 一每堡常存米一百石 一每堡常  
存錢一百千 一每堡常存火葯鉛彈三百觔 一  
每堡常存桐茶油二十石每夜點鐙籠並誘賊入伏  
所用可代火 一每堡常存鹽一百觔 一每堡應  
備石灰二千觔 一每堡應備鐵鍋六十口 一每  
堡應備石灰火葯瓦罐二千個 一每堡應備木架  
高腳鐙五百個 一每堡應備鐵菱角三百觔 一  
每堡應備木蒺藜三千個 一每堡應備石灰風車  
五架 一每堡應備搪礮子棉絮被四十條 一每

堡應備大小旂幟百面 一每堡應備竹簍四百個

輕而易運內

裝土石擊賊 一每堡應備大小木桶二百個

盛水並可

裝土石擊賊靠頭堡有泉一眼八

樂堡有新池一處均可少備木桶 一每堡應備大

小繩索一百觔 一每堡應備生鐵一千觔製造各

器 一每堡應備滾木礮石萬觔 一每堡應備大

小木礮數十個

埋伏山谷所用

一每堡製造彈胡盧三百

個大轆轤一百個

以備援引木石上下輕便

一每堡常時巡守

練丁百人

每名每日給米一京升錢五十文不願領米者添折錢二十文

一每堡

預備守堡臨時調用附近民苗二千名

每名每日給米一京升錢

六十文不願領米者給錢八十文有警則調之守堡無事則遣之歸農現在開五日一調至堡操演每名

祇給牛酒犒賞錢六十文以鄉正團長領之每人給團勇二片錢於衣上其鄉正團長之犒賞加倍現在大股匪徒漸入全州地界暫停發以節糜費而安農業以上各條係極邊要隘章程須派官紳堅守故用費較繁器具較多口糧較重其腹地次要之堡可省去十分之七合並陳明

### 兵練支放操練章程

一舊練百五十名酌畱四十名巡緝東西北三路各寨各卡仍派紳士家丁管領巡捕其支放照舊每月四千文一撥舊練一百十名新練百六十名均精悍跳盪之卒交委員韓超管帶每七人爲一行設行長一人十五人爲一隊設隊長一人棉絮攆牌居前

長矛刀手繼之四十五人爲一哨設哨長一人散丁  
每月四千行長每月五千隊長六千哨長七千以其  
技藝人材之高下隨時升降黔地高者爲山監平者  
爲田塹不能大隊以雁陣爲宜 一委員韓超所管  
練勇分三十餘人專操擡礮擡鎗另爲行隊近日武  
營陋習恃火器而不練殺手遇兇狡衝殺之賊火器  
不能之地卽束手待斃拋棄軍械粵軍之挫半係於  
此兵以火器強亦以火器弱矣至練勇之數似不宜  
多精而不多一以當百多而不精百不當一目前之  
過於糜費事後之難於安插更無論矣 一靠頭爲



水路第一門戶日前道守巡查面飭中河設木攔混  
江龍用小船排於關口以便稽查另造八槳六槳小  
船二十隻以便巡哨且亦可資轉運其水手比守堡  
夫役加增二十文現已督辦如式 一黎平永從巡  
哨兵丁係職分應爲之事然營中舊規每有差遣均  
給盤費該營公項無出難於持久每名擬酌給五分  
領兵千把酌給一錢都守酌給三錢以示體恤緩急  
行止隨時與營員妥商酌辦以期實濟 一委員月  
給盤費銀二十兩委員家丁三名每名月給錢三千文  
一紳士總司者月給盤費銀八兩紳士跟役每名

月給錢二千四百文 一紳士所司稍次者月給銀四兩

請辦理防堵事宜啟 咸豐元年辛亥

敬稟者竊

卑府

仰荷憲恩畀以邊疆之任重以防堵

之責受篆以來夙夜恐懼思維防堵外匪宜先清除內盜奉行保甲團練之法建設卡房四百三十五處派民夫四名十名至二十名不等分班輪守逐日委員及老成紳士分帶練勇百五十餘名遍歷各鄉勸諭巡查周而復始迄今半載有餘所費不過四千六百金業已自行捐辦盜首楊浪子等次第剪除分別

懲處居民稍爲安堵惟聞近日懷遠融縣羅城土匪或百餘人或二百人水陸梗塞大河以下行李戒嚴詢之往來探卒該處劫奪之案不一而足所在蜂屯蟻聚深爲隱憂目前之小股卽異日之大股目前之小盜卽異日之流寇固不待洪韋逆匪竄入黎境始爲可慮也而黎平與粵西交界各要隘橫亘二百餘里滇黔兩省調發兵丁及往來文報均由此經過視他處尤爲緊要卽使調兵一千恐尙不能分布防守計每兵一名例支行裝銀二兩日給口糧米八合三勺鹽菜銀三分隨行賬房鑼鍋鋤鎌斧鋤衣服鞍礮

等物歷次新章令自雇長夫每兵每日給銀五分而仍不自雇夫役一概取索於地方查三十年黎平防堵調兵三千名爲期三月有餘每兵每日給長夫一名折銀五分外尙用夫役至六七萬名其時民苗疲苦怨歎有兵來不如賊來之語加以帶兵運糧文武員弁隨丁官役月給鹽菜折馬等費銀兩尙屬不資而稿房備弁方且耽耽然日取軍需舊例百方求索滋擾不堪地方官因辦兵差軍需請領帑項又復不資計調兵一千每月口糧米價銀二百四十九兩鹽菜銀九百兩兵丁長夫銀一千五百兩加以暫支之

行裝銀二千兩文武員弁跟丁月支銀兩兵丁例外  
犒賞各費初次一月總須六千兩有奇二月以後除  
去行裝亦須四千兩有奇而需索夫役每名仍須用  
至一名二名不等巡徼十里二十里之外非官爲覓  
夫應役卽一步不行且尙不過虛張聲勢徒守空營  
不能築溝浚塹屹立天險眞有所恃而無恐也韓子  
云徵兵滿萬不如招募數千計惟有於南路與粵西  
接壤之鄉寨中雇募精壯民苗一千名擇諳練紳士  
統之與以鋤鋤畚揭擇緊要隘口如浪泡廣梅坳水  
口雲洞石牌沈口等處築立土堡守之每日抽一二

時仍編成行伍課其技藝使知且戰且守之法民無  
裹脇之虞賊無攔入之勢堡成之後聲威旣立民心  
益固彼時每堡祇須三五十人守之練丁尙可酌量  
裁減不必定須取盈一千也大率鄉兵一名每日給  
米一升工價錢五十文合銀三分五釐用鄉兵一千  
每日連米價合計銀三十五兩每月需銀一千零五  
十兩又造製器械旂幟購備竹木繩索及委員紳士  
薪水並盤查奸細犒賞等費至多不過一百二百兩  
每月所用總不過一千二百兩較之調兵一千實省  
四分之三而功效倍之又無徵調遣發之煩土著之

民保護鄉里其情既切其勇自倍節浮費而收實效  
計無善於此者前蒙大人碩畫已先委員解銀三千  
兩至黎以爲防堵之費祇領之下固不敢浪費以虛  
糜亦不敢吝嗇而誤事現已札委員韓超劉毅等帶  
同委員紳士先於石牌等處招雇苗民七百名試行  
修築一俟辦有成效再爲推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  
謹稟

論會匪啟黔撫喬

辛亥

承密詢會匪情形苗民定未沾染具見盡懷深慮欽  
感莫名

卑府

奉檄之始在鎮遠一帶卽預先訪問均

言黎平會匪極多古州丙妹永從尤盛有言會匪之  
總頭收盜匪爲爪牙者有言會匪從湖南之寶慶衡  
州而來者有言古州等處商賈均係粵人從廣東而  
來者且言實繁有徒兵差一氣及實究其根柢又不  
能得其詳確之據此則訪聞之大概如是也到任以  
後細加訪察亦不能深得其情惟獲盜訊供時偶有  
盜犯一名於刑訊之際口呼天柱王菩薩者極堪駭  
怪又盜匪之老冒老三一號大五大九大六爲盜之  
渠魁其匪徒編號從大一至大十小一至小十係湖  
南紙牌之字察盜賊之名號供情無不燒香拜把者



此則確有可據者也愚以爲有會匪而不爲盜者無  
大盜而不拜把者刻下湖南四川之會匪確有所據  
然而不可輕動者何也武備之弛兵氣之弱國帑之  
虛人心之虛僞怯弱實非旦夕所能挽回設使辦理  
不善禍機一發不可收拾轉不如暗爲轉移之爲得  
計也暗爲轉移之法莫先於除盜莫切於懲貪國家  
之敗由官邪也自來西域臺灣連州新甯桂平等處  
起事均因官吏貪鄙會匪得以藉口鼓動煽惑愚民  
如四川匪之惡戴如煌而愛劉青天其往事之明證  
也卽如近年新甯之事因李博勒平糶勒價二千一

石而市價僅止一千六百又因差役訛詐凌辱雷再  
居之妻室以致民心不服遂至李沆發倡亂桂平韋  
復因捐監謬挂登仕郎扁額差役迭次詐贓因而倡  
亂僞稱太平王前此羨慕登仕郎而不可得而後乃  
猖獗至此挺而走險誰爲厲階會匪之地如得廉吏  
主持必不致釀成事端無會匪之地而以貪吏混跡  
則平民亦可釀亂亦一定之理也其次莫如除盜盜  
匪多强悍能死之人會匪方借其力會匪多深險不  
測之人盜匪必資其計翦其爪牙則會匪亦弱愚以  
爲無論是否盜案者必殺無赦則彼不能

有詞盜靖而匪亦消矣明知其爲盜匪中會匪亦祇究其爲盜而不必問其爲會則可以安反側之心而消無形之禍矣若計不出此而訪拏會匪將良懦之脅從者爲兵差所凌辱而渠魁必致脫逃且必鼓策其餘黨以爲亂國計民生兩有所損禍非歲月所能了辦也然則會匪可不辦乎曰辦入盜案則泯然無跡其甚者狎於獄中法在除害而已不必居辦事之名尤不惜辦事之費則於一省之大局天下之全局均有裨益此情未可顯白於上而尤不可曉示於下其不可曉示於下者則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意也

抑愚更有言辦盜之法用兵用差不如用士用民黎平之兵差爲盜所殺傷者多兵怯而差滑不如鄉民尙爲樸實不僅耳目真切爲可用也昔咸南塘練兵不取城市中之人而必選農民卽是此意

回黎平啟呂方伯

侄孫

辛亥

卑府 六月奉檄回本任七月十六日履任視事其地盜賊情形慘無天日大約三百六旬之中每日不止一案每案亦不止一命恃其寫遠一味諱匿勢必至成粵西之續矣

卑府

到任後查訪情形歷任所言團

練均僅止文告之虛文而并無實跡到任二日卽躬

自下鄉督辦并分派委員三人帶同紳士九人分辦  
刻下團練保甲大致粗定約九月杪可以一律竣事  
又自練壯丁百名分途巡徼訪古人雕勦之法以爲  
百姓聲援兩月以來虛聲震懾可暫而不可久尤兢  
兢矣僅有搶奪行李案均經據實詳報不冒一字虛  
誑致盜賊實情壅於上聞也惟是巨盜甚多巢穴亦  
散漫不一救此則虞彼之失機征南而患北之我怨  
一句之閒或三五日在外則本署之公事竭冗矣或  
三五日在署而又恐潛伏之寇盜蜂起矣五官并用  
日不暇給自慚才力薄弱不能堪此重任尤可虞者

前任某公在此隱匿之案不可勝計其重情則有一  
案三命一業數家者案未詳報不免授人以柄現將  
開泰縣命勘參勢必因此挾制鹿不擇陰藟猶有毒  
此事勢之必然矣該員到省後蒙混開報自獲盜犯  
五十八名又擅代卑府開報二十八名并擅代繕通  
稟通報而閱其寄回單內只徐老歪一名現存餘均  
註明病斃當此循名核實之時忽作此追魂攝魄之  
舉後任何能代爲補苴不得已將實情詳稟誠甫廉  
訪并稟密商撤任卑府之身受恩全感企尤切卑府  
辦事不惜精力不惜經費五年黔中自問尙可對人

無如勢逼處此憂疑牽制地方之公事一籌莫展而  
一方之疾苦百病叢生竊恐未能久隨麾節勉效馳  
驅矣了無兵柄惟恃自募練勇自籌賞資耳縣力易  
竭而盜匪無窮此事所以難也秉性愚拙不能一事  
狡猾不肖一事放鬆處艱難之地終日焦灼此身之  
所以不支也家慈在滬僑寓考棚中七十有六精神  
尙健差慰慈注

啟湖廣總督程晴峯

商采

二年九月二十日

近聞衡永一帶搜獲逆犯多名并獲偽戳旂幟刀矛  
多件銷亂未萌梓桑蒙福除惡務盡功德所被直與

衡嶽洞庭同其高深歡忭歌舞億萬同聲况乎林翼  
烏能自己惟是楚省積染已深此等匪徒所在多有  
老夫子不動聲色殲此渠魁不使餘黨滋蔓亦不使  
善良株連其所裨於國計民生者甚大所望寬脅從  
之人開自新之路嚴飭兵役禁其妄挈責成鄉里限  
其舉發緣近年以來兵力大弱國帑久虛官吏之詐  
僞日深差胥之滋擾彌甚用兵用役其弊無窮不如  
用士用民可以安反側杜滋擾也近聞鈞諭飭屬舉  
行保甲團練事宜竊謂此法誠救時之良策聖人復  
起不能易此林翼履任黎平卽奉爲圭臬刻下委員



紳士均從鄉里竣事回城統計各屬均由府一律董辦所費亦甚無多其戶口多寡之數阨塞險要之地均按籍可稽兼由地方紳民添造卡房數百處日夜輪派巡守緝送內匪外匪一百餘名地方現均平靖此皆稟承恩訓實力奉行之明徵矣楚省旣多良有司地方紳士視黔較多竊謂撫而用之其得效當百倍於黔矣林翼入都無期老母年高因黎平道險尙住鎮遠兩地心懸頗深馳思倘得異日仍依仁幪得效馳驅之力實所心願湘陰孝廉左君宗棠有異才品學爲湘中士類第一林翼曾薦於林文忠因文忠

引疾故未果行文忠過湖上時招至舟中談論竟夕  
稱爲不凡之材老夫子大人愛士如歐陽永叔如便  
中訪問必能有裨高深矣

啟程晴峯制軍

壬子

設使粵省果能蕩平戡定亦未能比擬萬一粵事救  
於已敗楚禍遏於將萌其功德可蔭百世楚中億萬  
人士世世誦祝無窮願老夫子大人世世子孫受福  
無量衡清兩縣紳士不肖出力必有瞻顧之隱情傳  
聞衡清敗類其有身家在學校者恐亦難免此紳士  
所以瞻徇退縮而不前也愚以爲必得廉正賢明之

吏久處此地又得有才思血性之士而用之當可安  
戢此邦從前達州西域臺灣倡亂均由官吏貪鄙差  
役詐擾故莠民得以乘機鼓動脅誘鄉愚卽近年新  
甯之匪金田之匪亦因官吏激釀而成故地方得一  
廉能之吏賢於十萬甲兵矣前讀邸抄恭悉老夫子  
大人激揚清濁整飭紀綱舉措至明四方風動是誠  
至要之策欽感莫名粵事得嚴仙舫姚石甫兩先生  
來信均無十分把握書中極言兵怯勇囂恐非歲月  
可了勞辛階方伯來書亦言南太之匪隱憂未艾成  
算尙難此均十月初旬之書又不知近狀何似黎平

盜匪之多民生之情亟力整頓心力交瘁靖州署牧  
鄒公奮發有爲盡心民事鄰境叨益良多黔中近日  
惟天柱清江丹江都江盜匪時常出沒黎平之境四  
面空虛誠恐有隙可乘倍切兢惕耳左孝廉品高學  
博性至廉潔卽陶少雲之業師又其妻父也在文毅  
第中讀 本朝憲章最多其識議亦絕異其體察人  
情通曉治畧當爲近日楚材第一惟秉性剛急不願  
出山實爲可惜

啟程晴峯制軍

壬子

余提軍帶兵援剿初四日追賊微有損傷賊擾興安

縣城棄而不守聞已竄入全州等處流寇伎倆剽悍  
特甚專恃兵力圍剿必難得力况近年以來兵將伎  
倆久爲羣賊所竊笑粵軍六七萬人始終不能一戰  
其明徵也林翼之愚惟力行堅壁清野之法官民一  
心一力則賊不辦自滅然欲此法之必行須先搜羅  
地方僑傑之才使之董率勸導宣布德威接以恩禮  
假以便宜彼爲保衛身家之計義無可辭惟在神武  
駕馭之耳謹將衡州一帶紳士之素有才畧胸羅今  
古者開列名單敬呈函丈伏乞推誠延訪委任而責  
其成效必能仰贊山海之高深楚人幸甚天下幸甚

左孝廉才學識力冠絕一時上年曾密陳夾袋中其餘七人林翼雖未經識面而迭次訪問均係有謀畧膽識之才粵氛日惡與楚日近妄不自揣敬獻芻蕘統祈採納衡州彈丸小邑久駐旌麾查訪地圖該處雁峯寺嶽屏書院均踞立城巔形勢亦頗可慮似宜於境外設防乃爲扼要林翼在黔粵要隘處設堡建碉漸有頭緒小湖先生會同巡勘亦甚以爲然也

啟張石卿中丞

亮基

壬子

敬稟者正月二十五四月初九十七日肅奉兩稟計呈鈞鑒每念籌筆之勤心願執鞭爲役惟籍隸楚版

言行未孚州里不行而黎平職守之事亦未盡了當然神情依慕固無時不在左右矣前舉衡湘之士七人聞其有才未會面晤必可羅而致之量才驅策內有左子季高則深知其才品超冠等倫曾三次薦呈夾袋中未蒙招致此人廉介剛方秉性良實忠肝義膽與時俗迥異其胸羅古今地圖兵法 本朝國章切實講求精通時務訪問之餘定蒙賞鑑即使所謀有成必不受賞更無論世俗之利欲矣時事孔棘得人爲先林翼身受恩遇拔識於儔伍之中如前賢韓魏公歐陽公薦士不必識面以此感激日夜思竭其

愚忱以報所知計惟有舉賢才以贊幕府方爲忠愛之至計野人葵藿之誠益爲此也季高處至今不能預告恐其嘆林翼之多事而違其隱處之初心耳近聞粵匪已入楚邊衡寶長沙各郡邑民心動搖戰守之地鬻才尤殷林翼之愚以爲卽再調兵十萬亦決其不能破賊以武備廢弛已成不可救葯之勢且有兵之處無賊有賊之處無兵兵與賊終不相逢卽迫之使戰亦不過虛應故事必無蕩平之日除卻用士用民堅壁清野守中言戰別無良策不僅節省經費已也付呈二件敬乞鑒納再者近又訪得楚南士子



數人均有才識另單開呈伏乞蒞菲不遺專意延訪  
推心委任必能贊助高深以成大勛卽諸人而各舉  
所知則拔茅彙征眾志成城矣事急矣愚昧之見不  
勝激切尙乞恩鑒

啟呂方伯

壬子

敬稟者奉到正月初九二月二十二日手諭并功牌  
信報等件感荷德意奮勵彌切永安賊匪於二月十  
六日乘夜全竄前月二十七日業將探報情形呈之  
臬憲并致首府定蒙鈞鑑昨又據探得該匪傾巢而  
出十七日卯刻揆帥始同向提軍督兵收復州城并

將水豆莫村一帶賊營燒燬烏都統連夜馳往古樹  
村跟蹤追剿定於十八日概行拔營前進其竄往昭  
平作何舉動現有四次探卒在外計本月可陸續回  
郡前信言殺賊數千賊匪始逸系粵西官樣文章非  
實跡也近日之兵將舉動令人髮衝眚裂非復情理  
所有而粵界土匪頗多兵久不勝狡起戎心所在匪  
徒膽張氣壯不僅粵西大股可患卽小股亦然粵中  
招致東勇以救兵力之窮然亦不能戰且有與賊通  
者卽戰勝之後數萬驕悍之人游惰日久本業曠廢  
何以位置又何以弭患未萌耶況始終未曾一戰官

兵伎倆久爲此輩所覺一旦軍餉不繼禍乃方張韓  
子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誠爲至論而林翼則  
謂召遠方之情民以充練不如卽本境之農民以自  
守耳目習而地形之險要熟利一也性情樸而自保  
身家之念切利二也在官兵役視國帑爲應得之物  
受恩而不知感小民勤苦得微利而感激出於至誠  
武弁文吏身列仕途恩極則濫卽自以爲應得之物  
而士民之稍異庸流者望頂戴官職如登天駕馭而  
用之破格以優之其力自倍利三也富鄭公言兇險  
之徒讀書應試無路心常怏怏因此遂生權謀密相

結煽此輩散在民間實能始禍要在得人而磨之蘇子瞻云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明邱濬亦言紛紛擾擾之徒一無定志所慮者粗知文義識古今者在平時宜有以收拾之觀諸公之所論雖未必盡切今日之務而要之駕馭人才卽以銷弭隱患先爲布置得所生養授以羈勒範我馳驅內蠹不生外侮自息故用士用民實今日之先務其利四也鄉民怯戰不僅長征遠勦情必不堪卽衝鋒破敵亦恐難恃只今自爲守禦賊無闌入之勢民無裹脅之虞糧食不遭劫掠賊醜自可衰息利五也此中流樊如

斂錢報恨諸事誠恐滋擾然鄉人之事稍有私弊易  
於上聞不比受兵役之害難於赴愬竊恐粵事日難  
非可旦夕奏效養兵之計實爲大蠹從何整飭尙乞  
早爲籌度卽日專圻兼圻當以此爲報國之先務昔  
張士誠以十八人踞高郵城官兵數萬圍之一旦脫  
去今日之事得毋類是使賈太傅李伯紀當此又不  
知如何論議矣

與呂方伯論兵事啟

壬子

敬稟者粵氛日惡且日近殊切兢兢此時總以赶辦  
土堡浚挖濠溝沿河設水柵不能孫吳之戰先師墨

翟之守乃爲上策守之所費多而有定戰之勝敗渺茫無憑兵敗則兵怯民敗則民怯民怯兵怯則賊愈雄故善言兵者總不浪戰也看來守禦所費雖多而可久且亦有限度不比老師糜餉有加無已也假令閏八月永安城外二十里之地每日用夫役十萬每名日給銀一錢以六月之久可役百八十萬人費銀不及二百萬兩其高觸天其深及泉其廣如長城賊從何處竄逸耶此天下至拙之計而較之虛糜七百萬之帑金猶爲巧矣今日復探粵省二月二十八日賊匪逼近桂林城門已閉懷遠一帶汛兵均已調援

黎平地方橫亘二百餘里與粵相接是防堵尤爲至要矣附呈粵地總圖畧存大概伏祈鑒察其詳悉得便再呈也黎平近年因楚粵不靖內外匪徒蜂起商賈不通蕭條尤甚此次姑且試行米穀銀錢量力酌捐之法或亦小補絲毫然大局必望憲帑查黃平一案十餘日後酌撤兵練十分之七二月以後全撤而用費一萬九千有餘黎平防堵楚匪調兵不過三千雇練不過數百爲期三月有餘用費三萬三千有奇而地方官之私報流攤共約萬計此次議建土堡招本境之民爲本境自守而工役卽在其中本極省約

卽使扼要而辦之亦須十餘處一律修築方能布置  
要隘總須費至一二萬金一氣呵成方有可守之勢  
承平日久民不能戰兵不能戰身家念重患難困苦  
之日未嘗閱歷怯者思逃以身嘗賊勇者思亂聞風  
而起其紛紛逃避者皆因無可守之勢也昔盧忠烈  
堅壁清野之法施之大名鄭陽等處立見功效今日  
之勢舍此別無良策矣

卑府

到任以來所招練

勇百人每月每人四千若以之衝殺巨寇尙嫌不足  
現須廣爲招雇前此尙能勉強自捐此時亦惟望憲  
帑接濟伏乞籌度經費多爲頒發隨時接濟雲霓在



望日夜以思

卑府

兩次辦理軍務其是否浮冒是否

儉約必蒙訪察此心如昔尙乞鑒之近日之兵萬不

足恃而將官之昏庸尤甚出位之思越俎之庖固知

非是然萬一軍報緊急則

督撫

憲必應奏調兵將以壯

聲威文武均有守土之責固不可偏廢且國家定例

何可廢兵古州雙鎮從河北調來情形似尙未熟可

以分任似難專任古州營兵習氣獨深怯於公戰勇

於私鬪三十年防堵楚匪之役不服鎮軍調遣歆血

豎旂幾成大變皆由守備劉輝煌昏瞶貪利以致如

此又清江協中軍守備李德基行止本來荒謬前在

黎平防堵尤爲滋擾又古州守備丹桂搖惑軍心遇事生波此皆附近黎平應調帶兵之員密陳左右以備異日察核黎平參將慶瑞人甚明白亦無營伍習氣新從粵西回營養病之頓長春周鳳岐營伍整肅事理明晰貴陽營把總黃掄元知外科金鎗金鎗凱里署千總王敦倫朗洞柳拉千總夏登元能耐勞苦一並密陳左右以備異日差遣又慶瑞今日面商該營存城兵丁三百餘名向例出外巡防本境日給四分出境日給七分如飭赴南路紮營防守請給四分似亦尙省約已給一戶囑其巡防矣查三十年黎平軍需章程

每兵每日給夫價銀五分而仍不雇夫其弊因大礮  
火礮例由地方官應夫故影射朦混地方州縣遇兵  
到境送出境外卽受無事之福豈肯按例認真又兼  
官軍從安順貴陽及他營而來地方已濫應於前則  
後來者見其隨營本無長夫勢亦不得不支應於後  
竊謂將來如須用兵除兵丁夫價外一切軍裝礮位  
均須一律給價且須領兵將備造冊開送長夫姓名  
加結申報仍嚴責首站不得濫應方免日後朦混如  
一概不給夫價由地方應付則所省不省惟添一番  
擾累三十年舊刊章程一紙附陳鈞座以備異日酌

度連日督辦一切鎧不縷陳一切情形伏乞鑒納施行

薦韓委員啟 壬子

敬稟者韓委員超系候選州判因揀發借挑府經到黔其同班後到之鍾策勳早已實補聞有他故其吏已因此受罪矣而韓獨向隅查該員應歸揀發班補用得缺較易刻下柳霽縣丞后丞出缺韓君系不論題調皆可酌補之員可否乞恩歸於酌量補用之內抑或另調一現任府經而使補其所遺是所望於鴻恩逾格於選法變通以成全之該員腹有十萬兵胸羅念一史沈勇

慷慨一步百計殊非泛讀兵書侈言將畧者可比且  
忠勇正直血性奇男子可爲名將可爲良吏若及早  
拔之大可爲國家出力其年已逾五十矣再過五六  
年則恐其精力稍遜實爲可惜上年來黎平卽在外  
巡緝深明機畧籠絡苗民得其心力本年正月杪回  
郡二月初赴防所風雨早暮不避辛勤近日兼督堡  
工訓練丁壯卑府視其駐工之所辛勞刻苦非復尋  
常官吏所能堪其迭次所陳兵畧卑府採擇上聞卑  
府非敢攘善也實因轉抄不及故摘要以聞竊謂此  
材固一時之豪傑如及時提挈則感激思奮不待鞭

策此人雄心遠畧不與俗諧而人亦無有賞之者上年蒙大人面獎至再破格垂青業已以身許公矣當此需才之時用敢乞請逾格成全區區愚誠諸維海納

致委員韓南溪 超

月前賊在懷遠長安墟離境二三日程遲回審重本擬一戰取威適嘉應客民先期取勝戰功何必自我立哉來書言波山匪船哨至柳州弟查此地距黔七百餘里必欲前往實所不可越境勦辦勞師遠襲非計也烏都護之援桂林係大帥職守與鄰省防堵不

同聞其遇兵甚厚雨不張蓋謂眾兵均無蓋也囊無  
餘錢得餉盡以賞兵可謂一時人傑橋上之敗是日  
割臂血入酒中與兵共飲痛哭誓師感泣願從者七  
百人橋上之役兵有傷者而大將先隕在都護忠烈  
貫日復何所恨然從此無辦賊之人矣 國家生賢  
良忠直之材當爲 國家愛護之閣下不爲身計弟  
則當爲 國計此固區區血誠非同尋常賓誼也然  
使賊果逼近則弟自當身在行閒決不冒辱身失節  
偷生目前轉爲刀筆吏所侮節節爲防步步爲守扼  
要爭奇當能一戰總之與城同存亡郡地卽余塚也

不必再思至閣下本無守土之責只可協力助謀與  
弟之守土者不同萬一賊逼近地臨時機括總以多  
付銀錢交給各村寨士民之手於險要之地昏夜之  
使人自爲戰以期一勝即使受士民之欺罔而竟無  
成功猶之虛調兵丁同一糜費耳閣下慎旃成敗非  
吾逆覩禍福毀譽尤非我所知也

致委員張虛齋

禮度

始意建倉遇凶歲則出之遇中歲則取息給守礪之  
食縱不能取息而按年支放可支二三十年實力奉  
行永除盜賊三十年之休養亦屬佳境其建倉以千



石爲率須穀本五百金若置田則以三四百金爲率然其息僅養三四人耳一千石之保團倉每年以六百石出借乾穀一石還新收毛溼穀一石四斗除去一斗四升補耗外又除去六升爲經費及不虞之費外實收利穀二斗共收利穀一百二十石所費與田相同而利倍之且利在救飢經理得人則救生靈於無窮其利甚溥而弊在難其人耳濫借無收數年化爲烏有矣置田之利在急切無人敢賣又不能負之而趨弊在置買時浮損丈尺浮損租石一年有秋二年告匱三年則漫言漫應矣

致翁學使祖庚 同書

播州多奇士有堪用世者否大方荒寒烏撒尤甚有  
耐苦而力學者則肌膚實而心地堅樸視輕佻便利  
者不啻霄壤若得廣廈千間歲假帑金一二萬兩招  
致英俊與之講求方畧則小寇何足爲患凡黎平文  
武紳士鄉居之人苟於學冊有名者盡入林翼保甲  
團練冊內此中才分各有短長賢否亦默爲分別大  
抵有讀書人之村寨易治而無讀書者難治鄉正團  
長得人者一辦卽妥不得其人者屢整飭而仍不妥  
永從下江古州無士可用其地苗多漢少漢人不過

千百之一二去其害苗者而苗盛其團練較緊於內地惟古州不得其術其地勝兵數千屯軍數千竟不可用近得一韓參軍超熟精戚少保之書與以壯士百餘人可成勁旅然林翼所患者不僅在粵賊而在內匪內匪之可慮不在此時而在異日界粵之處數百里不爲不廣矣然而有險可守有術可施如預存重貨不煩兵力而賊可得黎平雖褊小未嘗無千夫之長百夫之傑撫而用之卽爲我用而必不爲賊用古來成事敗事之人必在塵埃草野中用之則爲臣僕棄之則爲盜賊其間操縱閒不容髮承平日久文

恬武嬉額制之兵無一可以禦侮者以其巧滑偷惰積習已深黔盜之多所在皆是刻下所得已百餘人殺之無赦然東奔靖州天柱北走清江幾乎以鄰爲壑卽潛伏內地者亦暫怵於威牽於連坐之法而相戒無大動耳豈能革其心面絕其根株哉竊恐異日司事者失駕馭惜金錢與士民隔絕使鄉民望官衙如溟海則禍患之來如響斯應處升卿之錯節而才識不及學渤海之亂繩而德量無間是以難也革夷餘盜二十餘人司事沿襲舊作不知改變便是認題不真實則招募死士簾牌手五六十人登山驀澗與

盜相逐過千金可以應手矣

胡文忠公遺集卷五十四終

